

为了进化成这个样子,人有多努力你知道吗

文·林一凡



作者:史钧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6月



作者简介

史钧:生物学博士,安徽科技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进化论与社会生物学科普写作,曾先后出版《进化》《进化!达尔文背后的战争》《一本书读懂进化论》等作品。

最近,网上开始流传一篇文章,叫“请珍惜每次你化妆的女孩子”。

文中说,粉底多贵你知道吗?化妆品多贵你知道吗?回来卸完妆护肤品多贵你知道吗?但,不化妆出门又怕错过真爱。

此文得到我朋友圈上诸多女性好友纷纷点赞。作为“手残党”,我也很理解那描眉画唇之烦扰。

慢着,为啥女性总愿意花时间把自己打扮得明艳动人,而不少男性穿着T恤大裤衩人字拖就出门了?自然界里,那些长得光彩照人的,不通常都是雌性吗?按照性选择观点,一般是雌性挑选雄性,但人类为什么反倒变成女性比男性更漂亮?

在《疯狂人类进化史》中,你会发现,也许一切要追溯到那个下地直立行走的人类祖先。直立行走,是自然选择赋予人类的金钥匙,不经意间触发了一个巨大的进化开关,从此启动了不可逆转的演变进程,持续刺激人体的其他特征不断出现,指引着人类大步向着文明迈进。

我们很少审视自己的身体,更很少会问,为什么我们会长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模模糊糊地知道,按照进化论的观点,人类并非上帝的宠儿,而不过是猿类的后代。然而,人类依然自诩是特别的。至少在地球上,在我们目所能及的范围,我们拥有智慧,我们使用工具,我们定义了其它动物,我们甚至改造了世界。

然而,本书作者史钧说,欢乐悲伤,都只不过是神经冲动的结果;内敛深沉,亦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激素在暗中操纵;无影无形的基因则躲在细胞的最深处默默掌控着人体的所有反应,同时也掌控着人类的命运。

这话有没有一点耳熟?

道金斯在那本《自私的基因》中就冷峻地摆出他的断言:我们都是生存机器——作为运载工具的机器人,其程序是盲目编制的,为的是永久保存所谓基因这种自私的分子。

但于我——一个从未接受过系统理科训练的人而言,《疯狂人类进化史》的易读性确实强于《自私的基因》。史钧用轻松活泼的语言描绘出了人类进化这一波澜壮阔的画卷。值得一提的是,他抛出了很多问题,比如人为什么直立行走,为什么没有浑身长毛,为什么长出了大脑袋,为什么能持续发情,但他都没有忙着为这些问题给出答案。他很耐心,一个一个列出科学家在不同阶段提出的假说,又引导着你一个一个去质疑和推翻这些假说,将你的好奇心吊到顶点之后,他再娓娓道来,告诉你目前的主流理论究竟为何。

尽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类不过是基因的载体。但人类历史演化过程曲折离奇,你不禁依然会感叹生命的蓬勃与顽强。是的,在自然选择面前,从来不需要怜悯和同情,而更需要智慧和决心,以及不断交配的勇气。

对,交配,这个“羞羞”的话题绝对是进化的大事。其实,用生物学的视角看待男女关系,也有点“毁三观”。男女两性,为了延续基因,试探、勾引、迂回、博弈、妥协、合作,各自发展出一套行为模式和繁衍策略,根据自己的利益暗中较量。

这也会让人想起另一本大名鼎鼎的“小黄书”《精子战争》,它每章都以某种性爱场景开头。当然,作者不是为了“污”而“污”,他是要严肃认真地分析男女的性策略。男人想要女人为自己生下后代,而女人则让自己怀上拥有最好基因男人的孩子。这是一场有关繁衍的暗战,人们无知不觉,但进行得堪称惨烈。

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个问题,人类女性怎么就比人类男性更好看?

根据《疯狂人类进化史》,这是因为直立行走的人类女性,面临着可怕的生育困境——直立行走导致分娩通道变窄,而人类脑袋又因为直立行走增大。为了顺利诞下胎儿,女人采取了绝妙的应对策略——不让胎儿脑袋在子宫内长全。当然,即使这样,顺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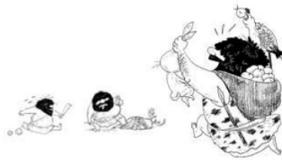
的女性也要经历极大的痛苦。哦,顺便提一句,有人认为这种痛苦也是一种进化策略,是给男性施加强大的心理影响,让这些“始作俑者”对老婆好一点,并且乖乖地和老婆共同抚养后代。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都是早产儿。所以,相比其它哺乳动物的幼崽,人类幼儿真是一个大写的“没用”。女性生孩子时危险重重需要辅助,而生完之后,万里长征才刚刚开始。婴儿的大部分生理需求都要交由父母代劳,女性很难独自将这个脆弱的生命抚养长大,必须寻求男人帮助。为了留住男人,女性进化出了各种手段,比如可以持续发情,比如隐瞒排卵,比如更加漂亮迷人,从而一举拥有挑选更优秀男人的资本。

而最理想的合作抚养模式就是一夫一妻制,因为每个男人能确定配偶产下的是自己的后代,而不用承担“喜当爹”的风险。生育方式决定了婚配制度,什么“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都是套路!

其实,也大可不必有看破红尘之感。正如作者在书的末尾所说,进化论是进化论,生活是生活。王小波依然会写李银河写,“请你不要吃我不吃我,我给你唱一支好听的歌”;钱钟书依然会评价杨绛,“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人类亲情、友情和爱情,依然为文学作品提供着不竭的创作源泉。

进化论是一种看待自身的方式,但不用把自己当成进化论的实验样本。去享受生而为人的幸福与痛苦吧,这就是生活。



写在书边

纸上的乡野

文·杨富波



作者:(英)伊迪丝·霍尔登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3月

一月,“十二日看见一群黑水鸡在新犁的田地上觅食,不远处是一方池塘。”

五月,“廿六日今天在野外溜达的时候,采集了一些小巧可爱的黄花三色堇;这个品种长在杂草和车轴草丛中,远不及欧洲黄堇漂亮。在英国山地牧场和山坡上,随处可见黄堇的倩影,花瓣多是饱满鲜亮的紫色和黄色。我还采了一些盛开的野茜草和粉车轴草。”

七月,“七日骑车经由威德尼到诺尔。如今树篱上野花正团团围绕。各种野蔷薇开得正好,花期早一些的犬蔷薇和晚一些的白花田野蔷薇都在盛放。好些地方的树篱如张灯结彩般挂着黑泻根和蔓生红花忍冬的花环。浅红色的黑莓花和大丛白色的西洋接骨木花处处撩人眼目。树篱下是高高的紫色毛地黄;还有摇头晃脑的野草,兜着沉甸甸的花粉,浑身缠绕着紫的野豌豆花和车轴草花,都一路沿着堤岸往上攀援,迎向树篱。威德尼的沼地里蓝盈盈一片大花真勿忘我,奶油色的绣线菊沿着沟渠排成一列。我看到一群小绿蛾子绕着夏栎振翼,那棵树春天里就被它们的幼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此外,还看到许多荨麻蛱蝶和弄蝶。在一块种菜的庄稼地里偶遇一大片罂粟,那硕大的花朵在绿色叶片间红紫紫有如泼墨色块。收到一朵姣好的白睡莲,来自帕克伍德庄园的池塘。”

十月,“一日温暖晴朗的一天。如今已不见多少野花;只采到一些蓝盆花和紫花野芝麻,树篱顶上还挂着一串白旋花。黑莓结了很多果子,其他各种浆果也都大获丰收。带回几串黑泻根的鲜红浆果做的长项链,还有几根缀满栗子的树枝,准备画画。”

以上几则日记,是从伊迪丝·霍尔登的《一九〇六:英伦乡野手记》里摘录的。本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今年3月出版,装帧和内容都精美,一时颇为畅销。

此书最特别的一点是用手写体印刷。英文原版即是手写体,翻译过来也全用手写体,中文书法谈不上精美,但工整而清新,似出自“同桌的你”之手,让看惯了冷冰冰印刷体的读者多享一份额外的温馨。文字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作者写的日记,其风格从上面的摘引可见一斑,平静淡雅,如陶诗,让人只想反复回味,不想多做一句评论;另一部分是作者摘引的英诗,或整首或片段,有些诗很美,也有一些很一般,然而都契合摘引的目的,即描绘相应的季节及自然。此书的另一个亮点,则是配有大量精美的手彩画插图,均出自作者手笔,一草一木,一虫一鸟,体现了作者精细的观察、专业的绘画技巧——她还是一名儿童插画家呢——以及对自然的深情厚意,这些都无不令人惊喜且惊叹。

据译者介绍,作者伊迪丝·霍尔登是英国爱德华时代的一名乡村女教师。书内页有作者黑白照一张,其风格从上面的摘引可见一斑,目光坚毅,神情严肃,细看之下,嘴角似带一丝笑意。我久久凝视这照片,却想象不出她是如何骑车穿行在英国乡野,又如何在林中散步,如何随时俯身观察黄睡莲、田旋花、雀麦草,又如何小心翼翼的接近欧歌鸫或灰白喉林莺的鸟巢。

本书原是日记,非为出版而写,因此作者对自然的喜爱,她那宁静淳朴的性情,都不带一丝一毫的造作,自然纯洁如一片树叶或一声鸟鸣。考虑到它的写作时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而公开出版的时间是1977年,对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英国人来说,“七十年前霍尔登笔下的英国乡村已经望断桃源无寻处了”(译后记),难怪当年一出版就风行。

我们与英伦隔着山隔着海,但我们与自然并无那么大的隔阂。作者不是名作家,不是名画家,出现在本书里的草木鸟虫都不是珍禽异兽,而是乡野里寻常的花花草草。正是这种寻常,让我们格外爱这本书。乡野,有时候在脚下,有时候则在纸上,“小子,何莫学夫诗?……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一九二〇年,霍尔登在英国皇家植物园的河边采集花朵,不慎落入河中,溺水身亡”(译后记)。这让我想起希腊神话里的美少年那耳喀索斯,他因恋上自己河里的倒影落水而亡,而伊迪丝·霍尔登则是因为热爱自然。

泡时光

人,诗意地栖居

文/图·雅倩

去南京,你总不会错过中山陵。然而,在中山陵,游人却常常会与位于中山陵3号的永丰诗舍失之交臂。

作为中山陵的附属建筑,它有着自己的坎坷历史,1933年由中央陆军学校捐建,抗战时期不幸被毁,而庆幸的是上世纪90年代它又得以重建新生。而如今,它又变身为先锋书店所属的永丰诗舍。同时,也是11家先锋书店中,颇具特色的一个。

在去年秋天诗舍刚刚对外开放时,我便慕名而去。推开院子里的一道黑色大门,首先抓住眼球的就是一个由竖向支撑的钢结构和横向框架组成的露天大书架,木质书架内置于横向框架内,构图形成一个“中”字,意指中山陵;横

向钢结构内部通过四根斜向的钢构件连接加固,形成“W”构图,更有“桥梁”之神韵,寓意书是知识的桥梁;而锈钢板表皮上留下的时间痕迹也令设计显得更加动人。

旁边有着红柱白墙,蓝色琉璃瓦的建筑便是永丰诗舍。作为一家诗歌主题的书店,店内收集了各国不同时期的诗集作品,屋内的设计布局也充满诗意,旧物的陈列与摆放,也仿佛让人们回到了那个人人为诗歌而感动的年代。

“人,诗意地栖居”是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在这里用来形容永丰诗舍再合适不过了,诗舍虽小,但却足以失落为诗歌、为渴望创作的诗人提供一处精神的栖息地。

